

# 我在我越南前線

譯 之 微

THE GREEN BERETS

Robin Moore

新文化事業供應公司出版

版 權 所 有 · 翻 印 必 究

---

書 名：我在越南前線(書號：C2)

*The Green Berets*

定 價：港幣三元正(HK\$3.00)

著作者：Robin Moore

翻譯人：微 之

發行人：陳 劉 篤

出 版：新文化事業供應公司  
香港郵政信箱二六三九號

印 刷：東 南 印 務 出 版 社  
香港高士打道六十六號

---

1966年5月第1版(1—3000)

法及否不得。冊官協譯發行，本書獲得  
查本公原翻印。任何登記美界版，  
究司著人註國權並繙原

Copyright © 1965 by Robin Moore.





一、歡迎讀者參加本公司主

辦之新文化閱讀研究會

詳章請閱本書後頁。

二、新月文藝叢書，每月或  
兩月發行一本，讀者請  
採用書後之訂書單，於  
新書出版時，對各訂書  
讀者，當優先郵寄，若  
贈送親友，更親切。

本書所述之人物，有游擊專家、戰地軍醫，直升機駕駛員，女間諜等，錯綜地出現書中，演出傷心的政治與軍事的挫敗，繪成今天南越一幅特殊的人間地獄圖。

本書中若干故事，如非有人目擊，確有事實根據，其離奇荒謬之處，殆難使人置信，例如：美軍特種部隊指揮官，於越共進襲之高潮中，忽然發覺其營地內之防衛掩體，突遭預埋之炸藥爆炸，破片飛至天空；另一名倔強而機巧之美國少校，爲了取得苗族土著之信任，不惜討娶裸胸袒臂之苗女爲妻；又一絕不妥協之南越女子，因其全家爲越共幹所殺害，不怕委身事敵，僞爲反美之共產黨員，卒之捕捉該越共軍官；其悲壯慘烈之處，殊屬可歌可泣，感人肺腑。

本書在美出版之後，因其披露之故事內幕，多未爲人所知，立即引起全美國朝野注意，立即成爲最暢銷書之一。

本社謹聘文壇名宿，搶先逐譯，介紹國人。譯筆忠實，流暢動人，可作南越戰史讀，亦可作戰爭文學讀，尤宜人手一冊，以快先觀。

### 編者識

新文化事業供應公司  
文藝創作叢書業已出版

---

- 書號：A 1. 懸崖勒馬……孟 瑤…HK\$3.00  
A 2. 大江東去……繁 露…HK\$4.00  
A 3. 人在西風裏……吳麗婉…HK\$3.50  
A 4. 雲橋之戀……張漱菡…HK\$3.50  
A 5. 峯 峯……張漱菡…HK\$3.00  
A 6. 藍色的哀傷……夢 龍…HK\$2.60
- 

科學知識叢書 業已出版  
B 1. 性生活與藝術…謝國權…HK\$7.00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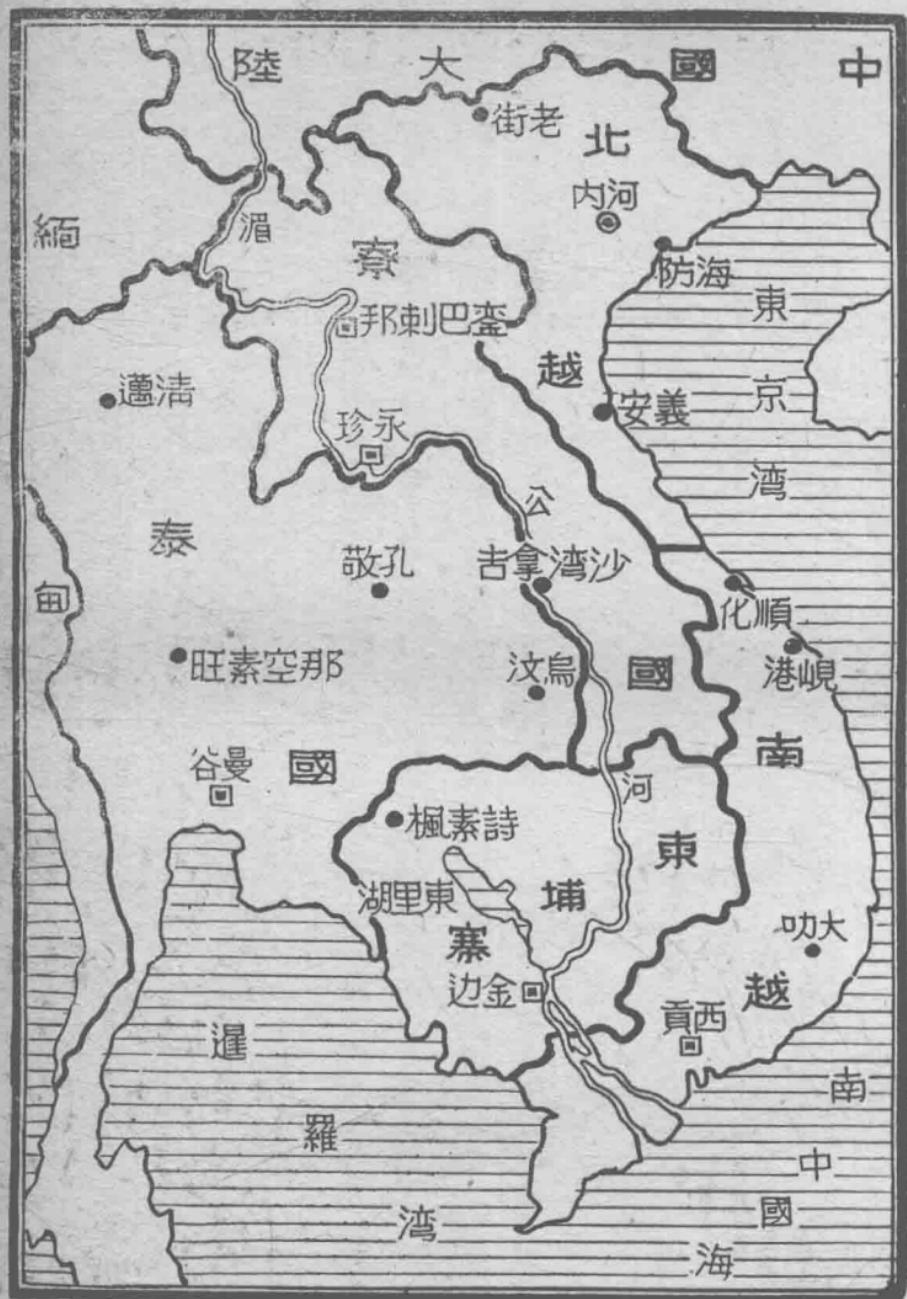
史料故事叢書 業已出版  
C 1. 慈禧太后傳……百花樓主HK\$3.00  
C 2. 我在越南前線 Bobin Moore 微之譯

---

依達文藝創作 業已出版  
E 1. 依達選集(一)…依 達…HK\$2.60

---

歡迎預約・函購八折・郵費另計



圖為南越戰區形勢

## 楔子

這是一部具有爆炸性的戰爭文學，內容是敘述一些活生生而未經人報導的真實故事——那些極端秘密的美國陸軍特種部隊人員，在南越的叢林和世界上其他地區作戰，締造出一項具有特殊性的英勇標幟「綠軍帽子」。這些受過高度的特殊訓練的兵大爺，爲了國家而獻身於跳傘隊、蛙人與及游擊隊混合組成的特種部隊；他們在南越悲劇式的戰爭中，從事於沒有受人感謝的軍事顧問工作。

本文作者魯賓摩爾，是個新聞記者和作家。他接受過整套的游擊訓練，其後被派往南越，隨同該地的特種部隊作戰，獲得現場的深刻觀察，寫成了這篇哄動一時的長篇文字。

本文內的角色，有游擊專家，戰地助理軍醫，直升機駕駛員，和女間諜等等。——他們在混合的戰鬥體中，時常遭遇的是，使他們傷心的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挫敗。使越南成爲一

個特殊的人間地獄。要不是完全有事實根據，其中有若干段故事，情節離奇，簡直是不能令人相信。例如：美國特種部隊某指揮官，在越共進攻的高地中，發覺了在警衛圈內，他的營幕，被人挖掘出一道團團圍繞着的壕坑，悄悄地把預埋的炸藥引發爆炸，營幕的一切，被炸的碎片紛飛，拋上半天高。一個倔強而機敏的美軍少校，因為要爭取那些住在山區上的土著人民的信任，不能不投身他們的家族中——被迫着討了一個健美的赤裸着胸脯的苗女為妻。有個南越女子，因為全家親人給某一北越共幹殺光了，她毅然偽裝成一個狂熱的反美份子的共產黨徒，卒之將那名北越共幹俘擒過來。還有，那些駕駛「皮艇」（南越人叫救護撤退用的直升機為「皮艇」）的機師，憑其無比的勇氣，不顧越共的熾烈炮火，冒險向叢林的哨崗處所降落，拯救出傷兵的舉動，都是不能徒憑想像可得的事情。

除了這些，更有些使人驚駭莫名的由於利益衝突，證明了有人竟將致命的動作，弄成戲劇化。本文中的故事，既有敘述一個南越軍官，為了他的龐大的貪污行動被發覺了，因而將一隊特種部隊，陷於敵人的埋伏；也有些當年自法國退出印度支那時，因不肯犧牲自己財產而遺留下來的法國人（他們被稱為「牛仔」）寧願屈從敵人，擔任越共的顧問，以冀保全自己的家當。此外，在另外的一方面，又有更動人的故事，那就是却有人用盡心機，張羅一具勉強可用的運輸工具，將十四名重傷的山地土著的孩子，拯救到安全地帶上的美軍孤兒院

去。

當然，本文中有的是，向未爲人所曾報導的精彩的戰爭故事。並且有更多的清晰的而屬於盡人皆知的悲劇性的描寫，現在南越正進行着一場如何使人手足無措的戰爭。最後，文中對於山地的土著人民，如何鼓勵那些背井離鄉，不遠數千里而來越南，爲了別人的自由，而冒本身生命危險的美國軍人，遂使他們獲得足以自豪的榮譽，戴上一頂「榮譽的綠軍帽子」，均有深刻與感人的描寫。

本公司爲使讀者們，更多的明瞭南越戰場前線的真實情況，謹先將原文最富於傳奇性與有趣味部份，摘要譯出，並畧爲更動原編次序，以免平鋪直敘，藉助讀者先覩爲快。

以下是本文的開端。



## 一、阿克連少校深入苗區

在本段故事情節剛發生不久之後，我（原作者）初次的被介紹認識伯納阿克連少校，他是一個身裁瘦削，面孔上看來是蒼白得似乎沒有絲毫血色的人。我碰見他的時候，已經是離開了寮國境內的山嶺地帶了。他的兩邊嘴角，不時作着顯而易見的扭動。頭頂上毛髮已告光禿，僅剩得鬢邊和後腦部份尚留着少許斑白色的頭髮，但也給剪得短短地的，僅祇剩些微的痕跡。

當晚，我們回到西貢歷斯酒店天台的軍官俱樂部酒吧間。他對我還是抱持着一派可以斷定是懷疑的神色。實際上，充其量我不過是個平民和作家。

後來經過了跟彼此相熟的朋友們，向阿克連保證，雖然我僅是個平民，但也會從飛機上跳過傘，而且也隨同巡邏隊伍，出發採訪戰事消息。於是和他的友誼，才告開始。不料十

天之後，他却要離開西貢回到美國去。在這段時間中，他告訴我他的身世，原來他就是備受寮國山地部落，慣於蹲坐地上，有一具桶型胸脯，饒勇善戰的山地土著苗族人崇敬的最高領導人。

### 寮共陰謀要控制全寮

一九六二年十月，寮國問題，在日內瓦成立協定。在理論上，寮國從此便中立化。這樣的結果，使美國正式地撤消了對寮國的軍援。幸而當時有極少數的美國高級人士，他們的智慧，足以認識寮共方面，可能不遵守他們所會簽署的協定，而共產黨的「戰寮」，在獲得他們近鄰北越的「胡志明叔叔」的援助之下，不久將會再嘗試接管整個寮國的陰謀。

由於寮國的皇室軍隊，因政治的糾紛，發生分裂，他們不能應付共產黨的決定性進攻，因此各方面的注意力，轉而趨於頑強山族人民。這些土著民族，在後來擔任指揮寮國境內特種部隊活動的中央情報局人員眼光中，認為如果被扶植起來，將足以抵抗「戰寮」，北越的越共部隊。（寮國人迄今仍稱他們為「越盟」）。山地人民是個種族複雜與感覺遲鈍的寮人中之原始的種籽。他們為了保衛山地上的家園，作戰時，異常勇敢。而且在得到領導與給養

之下，更可勝任反共的游擊戰爭。因此，特種部隊小組便把山地土著加以訓練和武裝起來，讓他們去抵抗共產黨的侵犯。

### 苗族土人奮戰敗共軍

特種部隊將領中，跟山地的苗族人共同工作，最成功的人物，阿克連少校是其中之一個。在中央情報局控制之下，阿克連的小組曾將大羣苗族人，裝備和訓練。一九六二年，當共產黨部隊，透過叢林，推近至寮國首都永珍之際，寮國政府部隊不加抵抗，望風而逃。就憑這批苗族土人，奮勇作戰，殺死很多「戰寮」的士兵，並奪獲不少輜重，挽回了危局。

中央情報局當時一方面給予苗族人正式軍援，同時又決定以阿克連爲首，秘密與苗人聯絡，積極準備寮共於任何可能破壞日內瓦協定的時候，加以抵抗。

阿克連少校，剛回到勃勒堡，和他太太與及三個孩子，重行團聚開始其正常的天倫生活之際，上司又突然通知他，着即趕往曼谷，參加中央情報局派駐泰寮邊區工作。

## 中央情報局妥善安排

到了曼谷後，阿克連開始感到，他的心情盪漾着第一次的激動——他的心坎中，老是浮着一種急待完成某種要務的意識。——爲的是他又再有一個機會，和苗族土人重新聯合工作——。而這一次，他不要穿上制服，可以任由他穿着認爲方便於工作的衣裳——換言之，他要穿上僞裝的衣裳，利用各色各樣的布料，甚至穿着土人所常紮用的腰巾。——唯一的使阿克連感覺煩惱的，是不許他自行收發信件。他的家書，是由駐曼谷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密費安替他料理，方法是預先由他在大量的空白信紙上，簽上了他的名字，然後按着他太太來信的內容，由密費安用打字機簡單地替他打上作答。這樣造法，是免除了阿克連太太，因收不到丈夫覆信，而誤會他出了岔子的原故。

## 單獨駕機在苗區降落

一九六三年六月中旬，阿克連少校，由泰北寮邊乘坐一架單引擎的飛機，飛赴他的任所

。他的小機，塞滿了武器和彈藥。還有一具強力的無線電收發報機，與及一個百寶箱。（阿克連本人曾受過醫藥訓練）。這次飛行是阿克連由泰國的控制基地第三次的飛往他的寮國總部。所不同的是他此次將要在苗區內作更長期的居留。

阿克連抵泰後，第一次的飛行，是經由中央情報局替他安排，當時僅住苗區一個星期，中央情報局小心地替阿克連計劃，使他飛赴苗區，重晤他的老朋友，缸瓦平原一帶山地的苗族人領袖，裴當先生。當他的小機飛抵目的地的跑道時，他分明認識，這就是他和他的特種工作小組在一年半以前，首次在那裏設立苗人訓練班的地方。如今却變成了阿克連少校單引擎飛機運載輜重的升降場所。

### 土人出來迎接老朋友

阿克連的坐機在降落之前，會先在山頂營幕上空團團地繞飛十來分鐘。他俯瞰在機下面的村落；回想起當年他的部下曾敦敦如誠土著人民，必須保持清潔整齊，但眼前的情況，使他失望極了。那些小木屋搖搖欲墜，那道環繞着村莊的溝渠上面架設的木橋，看來祇要刮一陣風，便會把牠吹掉。因為聽見飛機的聲音，那些苗人翹首仰望。才發現了原來是美國人向